

● 满纸生死恩怨
● 通篇感天动地
● 撕破人间羞帏
● 演尽红尘风流

梨园情史

周 汶
徐 成
张 人
知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梨园情史

作 者:周 汶 徐国成 张知人

策 划:刘友良 上官丰

责任编辑:野 莽

责任校对:晓 钟

封面设计:上官丰

绣 像:李士俊

出 版:中国文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阜外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8326644 转 2370

印 刷:廊坊市万庄镇胶印厂

国际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际书店)

国内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字 数:200 千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0

印 数:1—9,500

版 次:199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71-0172-X/I·209

定 价:9.8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印装错误,寄厂退换。

关汉卿是艺术

文坛的明星

魏巍

魏巍同志为本书题辞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生动而朴实的文笔，描写了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中国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苦难却又风流的一生。

少年关雎不遵官宦之家的教化，整日与小和尚万秀和小戏子巾香玩耍，屡受家法责难。在受逼与凤鸾完婚的翌日，毅然带着巾香离乡私奔，寄身大都圆缘楼，结识了白朴等著名杂剧作家。他的杂剧正气浩然，深得民众厚爱，声名鹊起。巾香也因演艺高超而走红梨园，并改名朱帘秀。

大都城游街问斩一年轻女子，其母大呼冤枉。关汉卿心潮难平，愤而写出了千古绝唱《窦娥冤》。因剧中借窦娥和蔡婆之口大骂官府，惹恼了当朝，关汉卿和饰演窦娥的朱帘秀双双入狱。

出狱后，一代名伶朱帘秀万念俱灰，自绝红尘，隐身为道，不久死于庵中。关汉卿伤心欲绝，孤身回到故乡五人村，立志以残年心血将少年学唱的《弦索西厢》写成杂剧，却闻此剧已被比他年轻二十岁的王实甫捷笔先成。关汉卿以步践血，终以十六出《西厢》残稿饮憾而死。

目 录

颂忠扬善学关氏	野莽(1)
天地长存正气篇	
第一回	小关雎吹鼓恋歌女 (1)
	老智戒教禅戏寡妇
第二回	知情小僧冤沉湖底 (22)
	说书艺人义传西厢
第三回	看耍刀施银识好汉 (36)
	入红会赤身跳火海
第四回	痴女月下云雨试情 (42)
	义士暗中送菜招贵
第五回	捏泥人道士喻义理 (50)
	下假药关雎报冤仇
第六回	乞丐王率众围寺院 (58)
	关少爷脱险认知音
第七回	饮喜酒太师荐县医 (64)
	入洞房新郎道真情

第 八 回	和尚伤命关恬上吊 巾香受辱汉卿杀人	 (71)
第 九 回	骑狗驴听曲诈真相 看琵琶唱诗结友谊	 (82)
第 十 回	巾香卖唱招兵缉捕 和卿乔装替友访亲	 (91)
第十一回	红师傅隐身说偈语 王和卿被迫道家祸	 (98)
第十二回	大都城怒看囚女冤 圆缘楼欣觉梨园情	 (104)
第十三回	施抱负创玉京书会 张正义酿窦娥冤女	 (112)
第十四回	劝隐居乞丐送密书 避凶险巾香改芳名	 (119)
第十五回	朱帘秀献艺唱旦角 关汉卿借机骂浑汤	 (127)
第十六回	董太师力荐任太医 关汉卿洒泪别梨园	 (134)
第十七回	马致远曲科称状元 王实甫捷笔写西厢	 (141)
第十八回	红帕赠别泪湿情种 小令孤吟空盼姻眷	 (153)

第十九回	唱柳词信口改音韵 惊女主半夜拜尊师	 (156)
第二十回	关汉卿钱塘传杂剧 林自芳西湖削青丝	 (167)
第二一回	戏楼上千人哭窦娥 剧院外万众仰汉卿	 (180)
第二二回	郝都尉贪色丢性命 善道长慈心救风尘	 (192)
第二三回	演窦娥汉卿下死牢 饰蔡婆许姬刺双目	 (200)
第二四回	蒙面人行刺丞相府 关汉卿被逐大都城	 (215)
第二五回	硬铮铁汉重回故地 风流伶女皈依空门	 (239)
第二六回	红百万飞骑传密书 关汉卿抱病写西厢	 (248)
第二七回	求重逢和卿充挚友 起内江天师杀大侠	 (253)
第二八回	忘剧稿恶语责贤妻 失伙伴厚棺葬小狗	 (259)
第二九回	扮县令惩恶救民女 称知府退兵免祸殃	 (270)

第三十回	写西厢村人盼团圆 碎花瓶汉卿喻离别	 (275)
第三十一回	壮士复仇封王举事 侠女弃刀学艺藏身	 (282)
第三十二回	关夫子饮憾辞人世 董状元立愿续西厢	 (295)

颂忠扬善学关氏 天地长存正气篇

野 莽

读完《梨园情史》的初稿，我这样想，当今天的人们一边捧着香茶，嗑着瓜籽，一边与家人同看险情叠生的电视连续剧，且因此而换掉某个正唱念做打，搞得热闹的戏剧频道的时候，大抵不会去思索荧屏、银幕的前身，恰是那演出戏剧的舞台，更不会去联想元曲，以及关汉卿这一类人物，不会想出是神奇的现代科学将万头攒涌于剧院戏场的观众，赶回了自家温暖软和的沙发，方才使其生出一种与某项艺术形式的告别感。

这自然是一种错觉，因为戏剧并没死去。

那么这位中国戏剧源头的泛舟者，元代杰出的梨园领袖，杂剧班头，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关雎关汉卿呢？人们真地遗忘了他么？七百多年过去了，现代剧作家田汉先生第一个依然以戏剧形式纪念过这位伟大的古代剧作家，使这位以毕生心血塑造了无数活生生的舞台艺术形象的戏剧大师，自己也活生生地走上了舞台。又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河北省安国市（原祈州城）的三位国际关汉卿学术研究会会员，以关汉卿家乡学子的情、志趣和使命感，已不满足于关氏的人生传奇仅在小小的舞台，他们以对前辈巨人的敬仰，以故乡学子的骄傲，以太史公笔走春秋，实其美恶的史记精神，博览了唐、宋、元三朝史书，遍访了伍仁村（原为五人村）乃至祈州城的轶闻野说，面壁几度寒暑，联袂而成此书。三位作者以其各自的优势，分

工合作，各尽所责。市文化馆创作员张知人先生长期从事基层文化工作，曾有《关汉卿的传说》等书问世，并进而创作了同题材电视剧，可谓胸中早有成竹，厚积只待薄发；市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徐国成先生在主研党史之余，却也兼研文史，自文件堆中出而入小说，且构思缜密，文笔老到；市委副书记周汶先生头戴乌纱而喜交布衣，公务之余好俯书案，手持绿灯一盏，使《梨园情史》的创作一路顺畅，执笔者尽倾才华，忧虑俱消，心中只有关夫子。上述这些，构成了此书得以及时问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作为编者，对三位作者的功劳之大小，份量之轻重，不必多加评说，但有一言是可以发的，那就是他们势成三足，缺一不可。在此之时，除了对作者的恭贺，尚有编者自身的窃喜，喜于清贫文坛，时有来者，尤其是地方有识之要员不但支持，且亲身参与，想必七百年前喋血而去的关汉卿于九泉之下亦可欣慰。

从文学本身而言，《梨园情史》亦堪称成功之作。在这部以历史人物为轴心的长篇传记小说中，关汉卿这位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撇开他的风流才华、创作精神不论，仅他那“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的性格，已经鲜明地跃然纸上，不管是追求自由的爱情，还是追求人间的真理。书中最精彩、最动人、最能够看出作者们竭尽心力之处，乃数关汉卿写杂剧《窦娥冤》，为保住剧中一段悲愤的唱词，宁可身陷大狱，宁可慷慨赴刑的几个章节，作者将关汉卿的君子节操，侠士正气，英雄胆魄，以及他那中国文人中最是难得的硬骨头精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梨园情史》可以给人留下记忆的情节尚多，如小关雎与戏子巾香的爱情，与小僧万秀的友谊，成年后的关汉卿在事业

上与杂剧班的荣辱与共，患难时与红袄会的神秘相连等等都写得有声有色。当然，此书的瑕疵亦甚为明显，试举关汉卿受红袄会之邀赴杭州一章，几十年前青梅竹马红帕赠别的表妹从天而降，却由一锁在深闺的羞情少女变为西子湖畔的春院鴛母，诱关汉卿偿当年情债，始而欲，继而恨，再而绝望，终而超身为尼的一段蛇尾，此前伏笔未达，忽而异峰突起，一眼便可看出仅为奇情而设，且证明关汉卿虽是风流情种，却更是正人君子。编者从全局计，为小说结构及人物的形象免遭破坏，已断然割疣。

反之，应写而未写的东西却多，尤其是聚集在元大都的几位杂剧界代表人物，关汉卿除与白朴在普救寺、圆缘楼和关家园有过三面之缘外，与曾风传中了曲科状元的马致远，捷笔先写西厢的王实甫等，几乎则连神交也无，这就不能不说这部理应有历史和文化大背景的小说显得直线、单薄和孤立，从而损失了它的应有份量。另外，由于统稿人的疏漏，使这部合著之作时有脱节，抑或突发异象，如关汉卿出狱还乡之后，其一别数十载的原配夫人和已成翩然少年的公子关佳，对他精心伺候，分明给人以“眼前突兀见此屋”之感。这种突兀感在于当事者关汉卿虽是正常，然而对于局外人的读者则属非常。此前作者如能在关汉卿的心理流程上作些描摹，对遭关遗弃的故园妻小作为复线给予一定的关心，那么就自然可以免去读者的困惑。

生活化、生动化的语言是此书的特长。但任何特长一旦长得过度，便显出了粗糙和杂芜。编者对于此书的文字作了或删、或增、或修改润饰的较大幅度处理，以第二十八回《忘剧稿恶语责贤妻，失伙伴厚棺葬小狗》中一段为例：

(原文)……睡了一大觉，关汉卿方醒了过来。

关汉卿发现自己桌上的手稿不见了，他下楼来问关夫人，夫人向他解释说，没看见手稿。他着急了。

关汉卿言道：“一定是你藏了。要不，怎么会找不到呢？”

关夫人道：“谁藏你那心肝做什么？”

关汉卿言道：“你在恨我。”

关夫人赌气地回答：“我恨你，谁都恨你，你是个万人恨。”

关汉卿硬要逼夫人拿出手稿，关夫人生气了。她表示：就是被打死，也拿不出来。后来，她说明不是自己藏了他的手稿，让他好好找一找。

关汉卿一口咬定，说是她把手稿故意藏起来了，但关夫人长着一身的嘴也解释不清。他举手要打夫人，一卷稿纸从他的衣袖中滑下去，“叭”地一声，落在地上，正是他的手稿。

关汉卿看见了手稿，便立即过去拾了起来，他吃了一惊。

关汉卿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怎么回事？”

他后悔，他怆然，他心中一阵辛酸，忽然，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夫人面前。

他痛哭流涕，说：“夫人，我错怪你了……”

关夫人也放声大哭起来，越哭越伤心，越哭越悲痛。

关汉卿劝道：“别哭了，这事怨我……我对不起你……”

两个人哭个不止。哭声渐渐小起来，二人开始回忆往事了……

(省去)

……从此后，那五棵大柳树越长枝越长，叶越宽，不到半年，都变成了婆娑多姿的垂柳了。

这五棵柳树，柳丝细长，随风飘摇。关汉卿经常站在楼下，仰望这垂柳树的风姿，心中暗想，自己是否也像这垂柳风流潇洒……

如今，这五棵柳树中的三棵，枝黄叶凋。关汉卿的心中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关汉卿说：“我也像这三棵柳树，风流了一辈子，快要死了……”

关夫人反驳他的说法，不让他明说。

关汉卿接着说：“古书上记载，风流文人是喜欢柳树的。我也喜欢柳树，将来我死了以后，叫咱们的儿子在长堤上多栽些柳树，也算尊重了我的遗愿。”

关夫人安慰他，说我们一定牢牢记在心里。说着说着，她偷偷地掉下了几滴热泪。

……

(编后)睡过一大觉，关汉卿醒了过来，发现桌上手稿不见了，急忙下楼来对夫人道：“一定是你藏了书稿！”

关夫人急道：“谁藏你那心肝做什么？”

关汉卿道：“你恨我。”

关夫人赌气回答：“我恨你，谁都恨你，你是个万人恨！”

关汉卿举手要打夫人，一卷稿纸却从他的衣袖中滑了下来，“叭”的一声落在地上，低头看时，正是他的手稿。关汉卿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一阵惶惑，继而一阵辛酸，“扑通”一声，跪在了夫人面前，“好夫人，我错怪你了……”

关夫人也放声大哭起来，关汉卿却先止了哭，道：“别哭了，这事怨我，老糊涂了，夫人你看，我就像那不中用了的老柳……”

夫人拭着泪，随他手指望去，窗外院中那五株昨春还柔丝细长，随风飘摇的垂柳，而今刚值初夏，却有三株已枝黄叶凋。

关汉卿说：“我也像这柳树，飘摇了一辈子，如今快要死……”

关夫人急得堵住他的嘴，不让他再胡说下去。关汉卿挣开夫人的手，笑道：“古书上记载：风流文人是喜欢柳树的。将来我死了，你切叫咱们的儿子在长堤上多栽些柳树……”

最后，本书编者要和三位作者一道，感谢薄一波先生的欣然题字，感谢魏巍先生的热情题辞，感谢李士俊先生的精美绣像，特别要感谢上官丰先生的苦心策划。愿本书在春末夏初风光正好的首发式上，有幸得到从事关汉卿研究和热爱关汉卿其人的专家及读者的季节般的关抚。

狗年正月十八·神虫窟

第一回 小关雎吹鼓恋歌女 老智戒教禅戏寡妇

元宪宗四年春，蒲阴城南三十里的五人村正是花红柳绿的季节。座落在村西北的普救寺，松柏参天，香烟缭绕，正值寺中做道场。各地香客，有的从水路，有的自旱路云集而来。有的是参禅拜佛，有的为进香还愿。南北官道，水陆码头，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五人村的普救寺，乃是唐朝武则天垂拱三年敕建。几百年来，名驰遐迩，誉满九州。又因今年正好寺中三年一次的水陆道场，规模空前。五人村十里八乡的百姓也特来烧香拜佛。

普救寺的钟楼上，站着一位僧人，落发黄袍，正将寺钟撞响，沉闷而悠扬的钟声，在旷野回荡。佛殿上香火缭绕，如云腾雾罩。座座佛像神态威严，黄色帐袍遮盖着他们的金身。在寺院内的甬道两旁，僧人、乐手，击鼓吹笙，伴送那些善男信女们进入正殿。寺中的老僧智戒，正在会见各路赶来的名僧高师，他们开始诵经拜佛。那些善男信女们，不时地烧香叩头。乐队绕寺蛇行，逶迤盘转，乐声悠然入云，千千万万名香客争相观看。他们见到乐队中有两个不过十三、四岁的小乐手，一男一女，男吹管笛，女弹琵琶，男孩潇洒，女孩妩媚，不论吹的，还是弹的，都十分惹人瞩目。人们惊奇的是两人没穿袈裟，没有受戒剃度，不象是普救寺中之人，象是民间顽童。

大家正看得入迷时，有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姐冲进了人群，抓住乐队中那个小男孩的胳膊就往外拖。这时，那位小女孩也被吓得收起自己的琵琶退了出来。小姐用力地拖着男孩，一直拖到寺外。这男孩奋力反抗，嘶喊着：“我不走！我就是不走……”他不如小姐的力气大，所以一直被拖入普救寺前路南的关家园中去了。

关家园是一座规模宏大，楼堂瓦舍别具风格的宅院。共分南、北、中三个院。北院为住宅园，中院为仓房马厩，南院为花园。这关家也是宋代远近闻名的官宦之家。到了元代，由于改朝换代，蒙古人统治了中国，主人关恬不得志，弃官返乡，名声也减少了几分。可人们对关家的名分还是十分佩服的，三里五乡的百姓们都说：“毕竟是大户人家，知书达理。”

在关园楼下厅堂里，关母正襟危坐，怒气冲冲。她面前跪着那个刚才在普救寺院中吹管子的少年，这少年便是关家小少爷关雎——关汉卿。在他的身旁，站着一位年轻女子，就是普救寺把关雎连拖带拽弄回家来的姐姐秀娥。

“你说，到底是谁叫你去当吹鼓手的？你还敢同一个小贱人混在一块儿，真是辱没我关家名分！难道这书香门弟，非要败在你手中不成？”

关雎似乎没有听见母亲的大声喝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与普救寺内的小僧万秀，以及村女巾香一块儿在寺中吹拉弹唱的场景。觉得自己轻飘飘离开了地面，根本没听清母亲的吆喝。关母被气得两手打哆嗦，说：“好哇！你不说——”说到这里，她取过身边的手杖，举过头，要打关雎。秀娥急忙上前拦住了母亲，劝解道：“娘，他还小，知道说什么，会说什么呀？早把他吓傻了。你当娘的就心疼心疼他吧。”

关母又痛恨孩子，又心疼孩子。打他吧，年纪小小的，也着实可怜；不打吧，这孩子惹是招非，没有个管教，使人放心不下。矛盾的心理使关母手足无措，往事涌上心头，眼泪喇喇地流了出来……

秀娥委婉地说：“娘啊，你有什么话就对他说吧。小弟你可记住娘的话，别再惹娘生气了。”

关母语重心长地说：“养儿容易教儿难呀，想当初你爹在金朝做优谏，你叔叔做太医，虽赶不上那钟鸣鼎食之家，但也称得起是书香门第了。如今哩，老的辞官不做，不是喝酒就是当钱，整天痴迷不醒。家景萧条且不说，偏偏又修下了你这么个孽障，小畜牲！整天不学好，不是和巾香鬼混，就是学做吹鼓手，这不是败家子是什么？！……”

跪在关母跟前的关雎，脑海里想到他与巾香亲密玩耍嬉笑的情景，关母的话，他听到耳中的不多。想起同巾香一起在寺中弹唱玩耍，心中乐滋滋的，十分开心。不过，在关母跟前不敢表露出来罢了。他只是装腔作势地跪在那里。

关母接着唠叨：“你叔叔无家室，我们两股只有你这么一根独苗，嘴里含着怕化了，手里捧着怕掉了。你叔叔费尽心血叫你学医，你偏偏与巾香鬼混，你知道巾香她娘是什么人呢？一个被人从花船上买回来的娼妓。偏偏她丈夫死了，她是个不安分的寡妇。你这孩子，为什么非要与这等下贱人的坏女儿相好不可？这成什么体统！你还偷着到普教寺去跟着和尚学当吹鼓手，这叫下贱！你不怕辱没祖上的名分？实在缺教训了。话还得说回来，念你年纪幼小，不懂事，我身体也不好，所以不能跟你治大气。以后，你只要改过就行了。”

秀娥推了弟弟关雎一把，生气地说：“还不快谢谢母亲。”